

记忆

大连晚报

2020年6月30日 星期二

B04

棒棰岛新闻周刊部主办

编辑/顾乡 首席美编/平云 校检/庄雁頔

恩师慈母于蓝

文图 丛者甲

今年一月初，在中影集团的离退办，我碰到于蓝老师的司机小张，我说想去中日医院看看她老人家。

小张说：“她现在情况不好，你去了，也认不出来，等她清醒的时候我把你的心意告诉她。”

我想，毕生刚强的于蓝老师全身做过几次大手术，闯过了多少生死险关，我相信在鼠年，她老人家一定会逢凶化吉，迎接百岁华诞。

我认识于蓝老师是1989年的春天。在我离开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前夕，电影局包同之副局长问我，是愿意去青影（青年电影制片厂）还是愿去童影（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由于我写过儿童电影剧本，所以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童影厂。因为我知道那是著名电影艺术家于蓝亲手为孩子们创办的世界上唯一的儿童电影制片厂。

我到童影厂的时候，于蓝老师已卸任厂长职务几年了，但是还在担任厂艺术指导、中国少年儿童电影艺术中心主席和中国儿童电影学会会长。可在厂里，有人叫她“于蓝老师”，也有人喊她“于蓝阿姨”，还有的称她“老太太”，最多的还是叫她于蓝老师。

因为我一到童影厂就负责宣传发行工作，所以就有机会和于蓝老师近距离接触。

暑假期间，我们去辽宁省举办儿童电影展映月，到了沈阳、鞍山、抚顺、本溪等地。最后到我的家乡大连市，这也是于蓝老师四十几年前1947年随东北文工团到旅大演出后，又一次来到大连。于蓝老师对大连很有感情，当年她为大连开展革命文艺活动，洒下的辛勤汗水早已结出丰硕的成果。在大连宾馆，她和当时的魏富海市长说，打算在大连搞一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魏市长一口答应。不久，于蓝老师就派我去大连联系筹备工作，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办成，于蓝老师听了我的汇报，很遗憾地说，那就继续在北京办吧。

那是一个金色的秋天，我陪于蓝老师乘火车去包钢参加共建活动，我才第一次有机会坐上软卧。一路上，于蓝老师给我讲了许多她在革命文艺队伍中经历的事，说延安，讲东北，话大连……她是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和我拉家常，述说她家里每个孩子、孙子的优缺点，多么坦诚的老妈妈啊！在包头，她不顾七十高龄，爬上大沙漠，她走在前面，比我这个年轻人还兴致勃勃。之后，我还陪于蓝老师去包头举办过蒙古儿童电影周，还让我带团去蒙古国参加中国儿童电影展。

难忘1990年的冬天，于蓝老师带领我们去哈尔滨参加冰雪节儿童电影展。在松花江的冰面上，年近七旬的于蓝老师和我们一起欢快地坐着冰车。虽然是冰天雪地，我们和于蓝老师在一起，心里总是感到暖暖的，舒心的。我们也是幸福的，始终被一个慈爱的老妈妈呵护着。

记得有一次，我和厂长办公室一位女同志因为工作上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双方声音很大。于蓝老师路过，看到了，就随我手在我肩膀上打一巴掌，说：“小丛，你给

丛者甲，1945年生于大连，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音乐文学专业。

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制片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

历任大连《星海词报》主编，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创作办公室副主任、宣传发行处处长兼电视部主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音像出版社社长，北京中视远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艺术总监、总制片人。作品《吴运铎》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电影奖。

作者与于蓝老师的合影。



作者(左一)与于蓝老师(左三)的合影。

我闭嘴！”我一见于蓝老师生气了，就不再说话了，转身出去了。

后来，于蓝老师对我说：“我打了你，你别往心里去。你们俩那样吵，影响多不好，你是男同志，她是女同志，我不打你，打谁？”我说：“你打我，我不生气，权当被我妈打了。”于蓝老师听了，笑了一下，用手指点点我。的确，能遇到这样母亲般的严师，我是幸运的。

我还有幸和于蓝老师分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虽然于蓝老师不担任我们支部的领导职务，仍然以身作则，服从领导，与大家平等交流，从不强加于人，关心和爱护同志。在她的身上看不到有半点“老革命”“老干部”和“大艺术家”的架子，所以我们大家都对她充满了敬意和爱戴。

可以说，我聆听于蓝老师的教诲也有三十个春秋了，耳提面命，受益匪浅，点点滴滴记在心头。

后来，我又和于蓝老师同住在一栋宿舍楼，至今也有二十三个年头了。几乎我每天都能和于蓝老师碰面。我常常把德高望重的于蓝老师看作是一位慈母。九十高龄的她非常要强的，有时我在楼道里碰到她，有几次伸手要扶她走路，她都谢绝了，说：“我可以走，你先忙。”

近几年，于蓝老师开始坐轮椅了，让我感到岁月的无情。但她很坚强，看着她的身影，我常常分不清她是活在我们中间的英雄江姐，还是一位革命家庭中的母亲。

前些年，我小女儿每次在见到于蓝老师都喊：“于奶奶好！”于蓝总是笑眯眯地说：“你好！”

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于蓝老师已经听不清楚我小女儿的问话，只会向孩子微笑挥手。

于蓝喜爱孩子，见到孩子总是露出欣慰的笑容。她是孩子们的好奶奶。但是，于蓝老师也有发怒的时候，我记得在一次厂大会上，针对有人克扣儿童演员补贴，她简直怒不可遏，她说绝不允许这种坏了良心的现象再出现，必须给处分。于蓝老师给我们所有人敲响的警钟，至今还在耳边回荡！

前年，我有几天没见到于蓝老师了，正巧在电梯里见到来看望她的田壮壮，就问：“于蓝老师这两天身体怎么样了？”田壮壮低沉地叹息道：“毕竟这么大岁数了。”是啊，接近百岁的老人，心里祝福她健康长寿！

这些天，我始终坚信于蓝老师能和我们一起迎接这次北京抗疫的最后胜利，可是于蓝老师就像当年的江姐一样，在抗疫胜利的前夜，离开了我们……

敬爱的于蓝老师，您没有走，您还在我们中间。您还和我们每天同乘一个电梯升降，我们在楼道里仿佛还能听见您那爽朗的笑语……

敬爱的于蓝老师，您永远是我们《革命家庭》慈祥的母亲，是《烈火中永生》的江姐，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恩师！



期待您讲述“记忆”的故事

每一个人，都有不能忘却的记忆，或欢喜，或忧伤，或令人鼓舞，或使人沉静……

正是记忆中的那些点滴让我们成为现在的自己。偶尔万家灯火，偶尔夜深人静，无论曾经的过往，还是记忆深处的你我他，总会穿越岁月，让人想起。

“记忆”栏目正在征集来稿和线索。

我们期待您的讲述，更期待分享您的故事。



热线电话
84323110

电子邮箱
dlwbsqb2019@163.com